



深度 异乡人

异乡人——Icy：只是去智利义工旅行，却意外地在这里收获了一个家

如果多年后有人问起我，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从一个女孩慢慢变成一个女人？我得说：“住在智利的那一年吧。”

特约撰稿人 Icy Tan 发自智利 | 2018-04-12



我在安托法加斯塔（Antofagasta）的流浪汉收容中心。图：作者提供

说起为什么我会一个人跑到遥远的智利生活一年，其实是源于一场旅行。原本计划在智利做一个月的艺术疗愈义工，再到南美其他国家旅行两个月就回家，谁知道最后却在这里住下，难以离开。

我做义工的地方叫安托法加斯塔（Antofagasta）。这是智利北部一座不大的矿业城市，一半是沙漠，一半是海洋。到了傍晚，住在11楼的我，往前面的窗户看去，夕阳正温柔地一点点坠入蔚蓝的大海；往背后的窗外看去，五颜六色的房屋正在金光闪闪的沙漠中准备迎来夜幕。

我跑到街上去，各种各样的仙人掌从院子里探出头来，陌生的路人友好地向我打招呼说“Hola!”街上的流浪狗懒洋洋地躺在地上睡着了，它们身上穿着蓝色背心，这是本地居民给它们保暖用的，还能提醒开车的人别撞到它们。流浪汉们聚在路边，帮人洗车或者看车，靠赚取小费谋生。到了晚上，他们就去流浪汉收容中心睡觉，还可以吃上一顿简单的晚餐。



智利的海港城市Vina del Mar的沙滩。图：作者提供

“你妈妈知道了吗？”

到达这里的第一天，NGO的人带我去收容中心为流浪汉分发晚餐。南美人见面时要拥抱和贴面亲吻，于是那天我在“Culture Shock”之中被十几个流浪汉亲吻了脸颊。看着同事们握着流浪汉的双手，聊着家长里短，我问自己是不是太娇气了一点？于是我也试着向他们问东问西。几次之后，再见就如朋友一般了。

后来我又去到当地康复中心做艺术疗愈工作坊，遇见一位流浪汉。他四十多岁，留着长卷发，沉默地坐在角落里。他问我可不可以帮他画一只狐狸，因为他喜欢动物。他因为没上过学，所以自卑到不敢自己去画。

我问他为什么会成为流浪汉，他的人生到底经历过什么才走到了今天？他开始回忆童年：家庭暴力，他眼中的家人身上有着不可预测的愤怒和恐惧，因为实在难以承受这种压力，他在八岁那年离家出走了，一直流浪到四十多岁，没有任何朋友，时常陷入悲伤的情绪里什么都做不了。

我非常震惊，不是因为他的悲惨，而是因为我们有着相似的童年经历，但后来却过上完全不同的成年生活。

在工作坊里，我邀请大家为过去的自己、现在的自己和将来梦想中能成为的最好的自己画一张肖像，以此来鼓励大家正视自己的过去，从现在开始去做出改变，尽全力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那位流浪汉逐渐信任了我，他也开始拿起画笔画出了梦想中的未来的自己。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他大胆使用了红色，这个他曾经最讨厌的颜色，因为红色和他小时候常见到的鲜血很像。没过多久，他还剪短了头发，为了有更好的面貌，可以去找一份工作。

我亲眼看到他因为艺术表达而逐渐敞开内心，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而且我感受到，在他们被逐渐治愈的时候，也治愈了我自己——那个因有过不幸家庭经历而时刻担心害怕的小时候的我。

临走时，他们排着队拿着纸笔，让我给他们取一个中文名。一位流浪汉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用西班牙语写着：“谢谢你，你是一个好人，愿上帝保佑你。”我拥抱了康复中心每一个人，就像隔着时空拥抱了小时候的我自己。

在安托法加斯塔的一个月时间里，我身后跟着这些“嬉皮”，有来自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的非法移民、吸毒的青少年、贫民区的小朋友……我们在阳光下唱歌、跳舞、画画。我这个中国人还受到当地媒体的青睐，NGO的同事们常常开玩笑说我是安托法加斯塔的“网红”。

很快我就发现，我的一举一动，每一个变化，周围的人都会睁着单纯透明的大眼睛问我：“你妈妈知道了吗？”仿佛是说，你这么厉害，你妈妈知道吗？

一开始我非常纳闷，不就是今天做了个菜吗，不就是今天用西班牙语问好了吗，这种事为什么要让妈妈知道？渐渐了解拉美文化之后，我才明白，原来在智利，子女和父母的关系非常亲密，即便是已经结婚成立家庭，彼此依然保持频繁的沟通和交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要一家人共同分享。



瓦尔帕莱索 (Valparaíso) 一个游乐场。图：作者提供

我的智利妈妈Paulina

无论是震撼的自然景观，还是温暖的人们，智利都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归属感。直觉告诉我，我应该在这里住更长一段时间。

我决定住在圣地亚哥，这是一个连冬天出门买一袋饼干都可以看见安第斯雪山的城市。我在网上搜索租房信息，也发信息给当地有限的几位朋友。智利人的社交圈比较封闭，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都需要一点“关系”。

一个朋友回复了我：“我妈妈说她刚好想租一间家里的房间出去。你想去看看吗？”

于是，在一个下着雨的星期六下午，我见到了他的妈妈Paulina，一位年过六旬的优雅女士。虽然那是周末，Paulina却精心打扮了一番，一头金色短发整整齐齐地梳在耳后，蓝色的眼睛平静又温和。

Paulina的家是圣地亚哥领馆区附近的一座英式风格老房子。室内被收拾得一尘不染，井井有条，随处可见书籍和艺术品，花团锦簇的后院里还藏着一个游泳池。三年前，Paulina和先生Sergio双双退休。Sergio在圣地亚哥附近买了一片农场，工作日在农场养蜂喂马，周末才回家。Paulina的退休生活也非常充实：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和社交生活，管理好这座大房子，也管理好自己的家庭，一到周末便召集五个儿女和他们的小家庭团聚。

她开心地领着我参观了一遍，拉着我的手说：“Icy，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啦。”

家里来了一位中国女孩，对于这一大家人来说，是一件稀奇的大事。他们拉着我好奇地问东问西，中国人是不是都吃得很健康？我妈妈平时都做些什么娱乐活动？成都是怎样的一座城市？我怎么看智利？一到周末，我就会被他们邀请，一同坐在风景如画的后院山坡上，晒着太阳，吃着烧烤，喝着红酒，缓慢地度过一个又一个午后。

Paulina很少有懒洋洋或无所事事的样子，她的独立和自律，改变了我对老年女性的刻板印象。起初，我担心和老人住在一起多少会有些不自由，譬如回家不能太晚，譬如没有个人

空间。但很快我就发现担心是多余的——我刚搬进来两周，她就宣布自己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了工作，很快又要重返职场啦。

明明已经退休，为什么不好好安度晚年呢？

“我很喜欢上班，18岁那年就开始工作了，从来不觉得累。上班让我能一直用脑子，还能保持与时俱进，我非常喜欢这种状态。” 早晨她7:30准时起床，一边吃早餐一边阅读报纸。每一天她都穿得不一样，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请人到家里为她涂指甲，每个周四下午和闺蜜们见面一起学习针线活。到了夏天，她时不时就在后院来个日光浴。

这样状态中的Paulina，不是我想像中的那种唠唠叨叨、没有安全感的老太婆。她如朋友般尊重我的私人空间，也会像长辈一样提醒我晚上回家太晚时要记得打车，不要独自步行。

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从初中起我便很少跟妈妈住在一起。十几年来，我四处旅行，像海绵一样吸收着各种知识和信息，也在迅速地长大和变化，而家乡的妈妈却依然重复着传统的生活轨迹。妈妈会担心失去我而感到不安，也总是拿自己老了为理由，不愿再去尝试新事物。在国内念完大学时，我有过一年和妈妈住在一起的经历，虽然能想像母亲对女儿发自内心的爱护，但我的私人空间常常受到过度干涉和控制，曾经让我有些困扰。

但和Paulina在一起居住的日子，她无声地向我展示了人生另外一种可能，我也想将这种可能告诉我的妈妈，魅力是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消失的，反而因为对人生有自信，而更加闪闪发光。



我在智利的首都和最大城市圣地亚哥（Santiago）。图：作者提供

婚姻到了最后，会更像是一段友情

Paulina的先生Sergio平日住在农场，只有周末才草帽、牵着一只名叫“葡萄酒”（Tinto）的大黑狗出现在家里。他就像是个老顽童一样，一见到我就问：“你知道在智利打个地洞，就可以到中国吗？”有时候，他会突然冲进厨房问我：“中国人吃麦子吗？”有一天傍晚，Paulina从健身房归来，径直跑到厨房，踩着一个凳子爬高打开房间顶部的柜子，自言自语：“哼，我找到了！”我问她在找什么呢？她答：“Sergio的麦片。”因为在她眼里，Sergio是个小孩子，总是把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藏起来，不让别人知道，只有他自己才能吃。

“不过我总是能知道他到底把好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但是他不知道我知道哦。嘻嘻嘻。”

Paulina和Sergio的性格是南辕北辙的。Paulina是认真、负责并成熟的大姐姐，Sergio是不拘小节、童心未泯的小孩子。出门旅行时，Paulina会定好闹钟，在规定的时间内整理行李；而Sergio每次开开心心向我挥手道别，不出五分钟就会次返回家里，说忘了拿帽子，忘了拿手机。Paulina对自己的每一个孙儿孙女都呵护有加，教他们说话走路，为他们庆祝生日，去儿女家拜访时，一定会贴心地为小朋友都准备小礼物；而Sergio在看见小孙女在玩蹦床时不小心摔倒，张大嘴哇哇大哭，他竟然像个孩子般站在蹦床外也对孙女张大嘴，比赛谁的嘴巴张得更大。结果是——小孙女哭得更凶了。

Sergio整日都在钻研各种事情，他过去本来是航空公司的工程师，现在却钻研起如何养蜜蜂。聊天时，他总是滔滔不绝，讲个半天。Paulina说，Sergio总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如果有他不知道的答案，那他就自己发明一个出来。我想像，做Sergio的儿女是一件多么兴奋的事情。因为对这个世界千奇百怪的疑问，都可以在父亲那里得到似乎相当可信的答案。我们三个一起去菜市场买菜，我问起Paulina和Sergio结婚多少年，她说，19岁就相识了，订婚两年，结婚四十四年。我说，我9岁时父母就离婚了，很难想像是如何维持44年的婚姻还没有杀了对方的。Paulina哈哈大笑，她说每一段婚姻都不容易，许多婚姻都是外人看来甜蜜美满，只有自己才知道两个人私底下的争执。

两个不同的人在一起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不过她早已明白，要想婚姻顺利发展，就要学会接受对方本来的样子，并且要学会对自己负责，不要总是要求另一个人按照你的标

准去做事，如果你对自己负责，就不会去责备另一方，而是自己完成一件事以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婚姻到了最后，会更像是一段友情。”她说。

我眼前的Paulina打扮得十分漂亮，她开着Sergio布满灰尘甚至还有蜘蛛网的旧车，我坐在副驾驶上，Sergio则像个孩子般得意地坐在后座上抱着湿漉漉的大黑狗。

“噢，我只是需要一点耐心，再多一点耐心。”Paulina一头漂亮的金发被风吹起。



我在智利 San Pedro 的座雪山下。图：作者提供

我就要回家了，但是我也离开了我的这个家

智利生活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开始喜欢家庭生活了。

中国式家庭生活的戏剧性，曾让我对结婚生子心生质疑，甚至排斥。我对婚姻本身的态度也是非常消极的。可我在智利见到了许多快乐、单纯的家庭生活，这让我感到如此安心与感动。有时我会觉得有天能结婚生小孩也不错，虽然直觉和现状告诉我现在可能还不是时候，但为了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大家都能好过一点，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一点，更幸福一点，我现在也是时候做准备了：让自己成为一个独立和稳定的人。

我说的“稳定”，不是朝九晚五地上班，今日重复昨日，而是内心更加安定与成熟。

我约会过一个智利男生。我曾邀请他来我的生日派对，Paulina见了他后赞许：“他是一个完美的人，聪明又善良。”Paulina的四个子女都已经成家立业，她说，“我看人从不走眼，二儿子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时，我就知道就是她了，现在他们的婚姻生活非常幸福。”

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我和这个男生分开了，躲起来难受了一阵子。Paulina怕我伤心，刻意不问。只是有一天回家，她如母亲般心痛地看着我：“你现在怎么这么瘦了？”

有一天Paulina的儿子告诉我，“其实我妈妈非常担心你。如果你信任她，什么都可以和她讲，她或许也能给你一些人生建议。”

尽管分手了，我和这个男生还保持着友谊。我回国那天，他提出要送我去机场。“我的父母说，他们也想和你道个别。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他说。

那天Paulina本计划让她的小儿子开车送我。没想到听这消息后，她竟然露出一丝喜悦的神色：“来得晚，总比永远不来好。”

那男生的父母为我准备了丰盛的饯行晚餐，桌上摆着各种各样的面包和糕点。他妈妈送给我一对智利蓝色石头的耳环作为告别礼物，希望我不要忘记智利。离开时，他爸爸站在门口眼含泪水对我说：“如果有一天你回来，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爸爸使劲拥抱了我，就像这是最后一次拥抱一般。



智利的国家自然生态保育区Huilo Huilo。图：作者提供

过去在中国，我谈过的恋爱不少，但从来没见过对方的父母。或许是因为国内的习俗里，不到谈婚论嫁的程度，不会轻易见对方父母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听多了中国式婆媳关系的“drama”，我心里总是有些害怕见到对方的家人。

而在和这个智利男生一家道别那一刻，我才明白，这个男生，给过我的不只是一段爱情，还有待我如女儿般的父母，一段无条件的关心与爱。就像Paulina说的，智利人，更在乎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这段情谊啊。

我也要 and Paulina 说再见了，她对我讲，“我不想说再见，因为我知道你肯定还会回来的。不过你真的离开家太久了，作为一个母亲，我非常理解你的母亲的感受，你现在需要回家看看。那么，过一段时间再见吧。”

那个时候，我才明白，是的，我就要回家了，但是我也离开我的这个家了。

Icy Tan，来自中国成都，插画家，她曾在2017年前往智利参加艺术疗愈义工活动，并在智利生活一年

异乡人



热门头条

1.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创回归后历史新高
2. 【持续更新】警方与示威者对峙，现场暂时平静；部分示威者称将留守待明早支援
3. 烛光集会，李兰菊发言：30年记住所有细节，记住他们生命最后的体温
4. 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游行周日举行，高院法官罕有实名参与联署
5. “妈妈你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天安门母亲寻觅三十年
6. 从哽咽到谴责，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
7.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8. 零工会神话的“破灭”：从华航到长荣，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
9. 读者来函：望当局能知《逃犯条例》进退——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
10. 联署风暴、素人街站、组队游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

编辑推荐

1. 添华夏恚现场重组：第一枚催泪弹发射前后，他们经历了什么？
2. 陆委会港澳处长：“杀人案演变成进退失据，港府要负完全责任。”
3. 【持续更新】警方与示威者对峙，现场暂时平静；部分示威者称将留守待明早支援
4. 盾牌、警棍、催泪弹，19岁少年在612现场
5.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6. 李峻嶸：无大台、去中心化和“三罢”，能帮“反送中运动”走多远？
7. 核廢何去何從？瑞典過了47年，仍在繼續爭論.....
8. 这些香港老板响应罢市，休息一天
9. 香港酝酿前所未有的政治性罢工 老板和打工仔会连成一线吗？

10. 法梦：新西兰上诉庭判决指，中国有系统性的苛待被告和囚犯情况

延伸阅读

异乡人——莎宾娜：“生存以上”的八个原则，那些印度教我的事

人在印度，不经意就已经进入战斗模式。这里不像华人社会视温良恭俭让为美德，在印度，敢辩、敢争取是王道，所有人都会告诉你：“试了才知道。”

异乡人——张洲：我在黎巴嫩的第一个Airbnb客人，来自叙利亚阿勒颇

这个女孩在贝鲁特最大的商场逛着，想买抵抗叙利亚严寒的冬衣，却花了一半预算购入一瓶香氛，因为闻着“战前的味道”，感到更温暖。

异乡人——唐南发：身为华人，对“排斥和歧视”知之甚深，我要帮助难民融入社会

在马来西亚长大，我鲜有异族朋友；在伦敦生活，亦非社会主流……那些经历告诉我，即便游走在社会边缘，也有权参与这个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异乡人——竺晶莹：从“盛世”中出走，那些与我同行的中国年轻人

“我们永远都是异乡人。”很多人沉浸在盛世的狂欢之中，少数人却选择成为政治上永远的异乡人。对于我们来说，难道真的只剩下移民与认命这两个绝望的选项了吗？

异乡人——方凤美：绕行地球半圈，才发现「成为母亲」是最艰险的旅程

“我经历了一场地震，一次流产，和一段见证数千名婴儿诞生的旅程才完全领悟到：中国的人口控制，影响所及远超出其国界。”